

周口不会忘记

——方平烈士真实姓名查寻始末

□ 张新安

打开这本尘封已久、破旧泛黄的笔记本,我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33年前的冬季,在位于郑州经三路省民政府招待所的场景:那天,窗外纷纷扬扬飘着雪花,简陋的房间内,原周口市(现川汇区)民政局副局长高青田,与我彻夜长谈,讲述他负责查寻方平烈士真实姓名的起因和曲折经过。

壮烈献身英名传 真实身份成谜团

1947年农历九月,为巩固新解放区,建立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共华东局抽调干部,组成“黄河”、“两广”两个纵队,经过两个月的集中培训,于十月下旬由山东省惠民县出发,“两广纵队”奔赴南京方向,“黄河纵队”108人,在华东局运部副部长秦天真、陈岸的带领下,风尘仆仆,一路辗转,经德州、聊城、阳谷、曹县、兰考、杞县,前往刘邓大军刚挺进不久的大别山。行至杞县东,豫皖苏军区主要负责人吴芝圃在接见秦天真、陈岸时,了解到这支干部队的情况后,马上产生了将他们截留到河南开展工作的想法。于是召集“黄河纵队”的同志开会,介绍了河南各地解放的情况,敌我“拉锯”态势,信心十足地告诉大家,河南要有人,要枪有枪,人民政权完全可以巩固,但急需干部领着干。会后,经向有关部门请示、协商,“黄河纵队”的108名干部便分配、充实到河南各地。周口分配36人,方平及其爱人张慈即在其中。

1947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祭灶)下午2时许,这36人涉过黄泛区,到达周口,极大地充实了我党在周口的干部队伍。

此时的周口尚处于敌我“拉锯”的特殊时期,国民党政权虽然被推翻了,但我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尚未建立。在市内,残存的敌特、青帮、红帮、国民党、三青团、惯匪仍像百足之虫,死而未僵,他们白天躲藏起来,夜晚出来打黑枪、抢财物、搞破坏、扰乱社会治安。在市外,周口周边的国民党军队、土匪张豁子匪帮,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困兽犹斗,仍在做垂死挣扎,不时袭扰周口。在社情方面,广大穷苦百姓不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害怕遭到国民党迫害,不敢接近我党人员,工作环境十分复杂。

方平等同志到达周口3天,周口市人

民政府宣告成立,第一任市委书记吴杰(此前任正阳县委书记)兼任公安局局长,市长窦柏祥(原我地下党商水县长),第二任市长文治平。下辖公安局、税务局、南寨区政府三个单位。方平任南寨区区长,区委委员有康强、钱海龙、崇国权、祝新民、包恩和、张慈。

新生人民政权的主要任务一是抓好地方武装,应付来犯之敌;二是抓好公安保卫,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稳定社会秩序;三是抓好财政收入,繁荣市场,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在艰苦的条件下,方平率领区政府的同志从发动群众入手,通过写标语、撒传单、街头演讲、访问苦等形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政策,很快打开了局面,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群众看家巡逻、维护治安、做军鞋、送军粮、动员参军、支援前线。

1948年3月7日,我公安局侦察到国民党十一师,有从上蔡进犯周口的企图,市政府立即通知全体干部集中到沙河北岸大油坊街一家车马店内,整装待发,若敌强到后向新站方向转移,岂料这天敌人毫无动静。

次日早晨四点钟时,我侦察员再次向市政府报告:“敌人尚在归村(距周口45公里)以西。”市政府于是通知大家各回各的工作岗位。方平便率康强到后张营,组织群众开展反匪反霸斗争。7时许,我侦察班在周口西刘方平村附近,突然与敌十一师便衣队遭遇。原来,狡猾的敌人已达突袭之意图,先头部队已于3月7日夜偷偷潜伏到高水县八里湾一带。我侦察班接敌后及时向市内报信,不怕牺牲,毅然向强敌开火,用枪声报警。市内分头工作的人员,听到枪声立即按预案撤退,方平、康强因距敌太近,在组织和掩护积极分子撤退到东堤子街大椿树(新渡口街东约300米)附近时,被敌人追上,二人顽强阻敌,边打边退。战斗中,康强开枪卡壳,当场牺牲;方平孤身阻敌至弹尽,寡不敌众,被敌俘获。

敌人把方平押到十一师师部,严刑拷打3天,试图从他口中获取我人民政府的

军事、经济情报,方平守口如瓶,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地斥敌道:“要命有一条,要血一小盆,要情报报你!”

为了崇高的信仰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方平受尽折磨,毫不动摇。敌人黔驴技穷,于3月10日气急败坏地将他残杀于老洋桥南头东侧的沙滩里,年仅27岁。

查档发现原籍地 大别山中觅踪迹

冬去春来,四时更序。呼吸之间,方平烈士壮烈殉国30多年,1982年7月,时任武汉市市长的文治平故地重游,到周口看望老战友。在方平烈士墓前,文治平神情凝重,语重心长地对陪同的市委、市政府(现川汇区)负责人说:“方平同志在对敌斗争中视死如归,很勇敢,为建立和巩固周口的新生人民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应当给他树碑立传。但是你们有所不知的是,在战争年代,为避免家中亲人被国民党反动派残害,我们的许多同志改名换姓,投身革命。长眠在这里的方平,就是化名。现在条件允许了,你们有责任把他的真实姓名查寻清楚,让他的家人知道他牺牲在了周口。”陪同在侧的副市长高振环当即表态,要求民政部门把文老的指示,当做一项政治任务完成。由分管优抚、退伍工作的副局长高青田具体负责,从财力、人力上全力支持。

时过境迁,从何处入手呢?当时,虽然与方平一块到周口的“黄河纵队”一些老同志仍然健在,但他们都是集训前才从不同部队抽调到一起的,对方的真实姓名亦一无所知。

为尽快找到切入点,查寻组只得先从查阅周口刚建政时的档案资料入手。功夫不费有心人,经过数日工作,查寻组在一份“三心三查”材料中,找到方平曾自述是湖北省英山县黄村冲人。

英山县位于大别山主峰天寨南麓,东与安徽岳西、太湖交界,北与金寨、霍山毗邻,南与蕲春接壤,西与罗田相邻,行政隶属湖北省黄冈地区。高青田一行首先来到黄冈地区民政局,向优抚科科长道明来意,同时介绍了方平在周口英勇牺牲的经过。姜科长热情地表示一定全力协助查

寻,他们首先逐个查阅了英山县2000多名革命烈士英名录,内中没有找到方平的名字。这时,姜科长建议:“英山是革命老区,参加革命后隐姓埋名的,并非一两个人,既然文字资料找不到,不妨到当地找找与方平同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没准会有收获。”并致函英山县民政局,要求尽力配合周口市(现川汇区)民政局查寻人员开展工作,有无人人都要查个水落石出。

英山县民政局优抚股的同志见信后高度重视,他们首先与查寻组一起,查阅了该县400多名革命烈士名录,同样是一无所获,未查到有关方平的任何资讯。

查寻工作进入死胡同。就在高青田左右为难、一筹莫展的时候,英山县民政局一位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同志出主意说:“黄村冲属于金家铺公社,该公社有一位1929年参加革命的离休师长,他对英山当时的地下组织和进步青年比较了解。英山县抗战前后输送到延安抗大和其他地方的革命青年,都是经他的手送出去的。老师长堪称英山党史的活档案,找到他,或许能有些意想不到的收获。”

高青田听后精神一振,赶紧找到这位退休师长。师长回忆良久,对方平毫无印象。不过,临别时,他提醒高青田说:“你们可以到金家铺公社,找几个60岁以上的老人,看他们是否能提供出当时的地下党员,如能提供出几个,再通过这些人扩大线索,或许能有新发现。”

次日,在英山县民政局的协助下,高青田一行来到金家铺公社。公社问明来意后,马上组织十多个60岁以上的老人召开座谈会,启发他们提供该公社仍健在的、1938年前后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老人们你一言我一语,挨庄掰着指头算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想出了个叫金毅吾的,是1938年参加我党地下工作的老同志。硕果仅存,在乡的老同志全公社就他一人了。(未完待续)



“莘花书屋”主人浓重的黄泛区情结

□ 翟国胜

“莘花书屋”的主人万伯翱,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同志的长子。1962年,万伯翱高中毕业后,听从父亲的教诲,响应党的号召,从京城到河南省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赞扬,称其是干部子弟下乡的典型。10年后,万伯翱从农场考入河南大学外语系。毕业后分配到总参炮兵学院,后调入北京武警总队任团政委,1987年转业到国家体委,先后任宣传处长、《中国体育》杂志社总编辑、国家体育总局人才交流中心主任、中国奥委会委员。多年来,万伯翱笔耕不辍,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积累浓缩于笔端,热情歌颂党、歌颂老一辈革命家,描绘祖国的沧桑变化,描绘改革开放和振兴崛起,对读者有较大、较深的启迪作用,被誉为“红色散文作家”。现居京城的万伯翱将自己的书屋命名“莘花书屋”,体现了他浓重的黄泛区情结。

2005年,时在国家体育总局工作的万伯翱第一次分到了三室一厅的新房。后来女儿杨杨结婚搬出去,他就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作为自己的书屋。因他有着在黄泛区农场园艺场十年农工的经历,考虑再三,就把书房命名为“莘花

书屋”,以此纪念自己于青涩年华投身黄泛区十年的知青岁月。他说:“我对苹果园感情太深了。”在黄泛区果园的十年,他和工人们春寒中施肥,炎天打药,秋雨中摘果,雪花中剪枝,一年四季都是在苹果园里忙碌。苹果的一枝一叶,一花一果,成千上万棵果树都是他们知青和农工的孩子,成为他永不磨灭的印记。那个简陋的给苹果打药的配药房,那支吱吱响的喷药枪,那小灯笼般红透的苹果伴着金风从树枝上掉下来的声音,那些和他一起哭泣和欢笑的知青和农工,那座为他挡风遮雨后又倒塌的茅草屋,常常走入他的梦境。于是,他将在农场学到的劳动人民吃苦耐劳、谦虚朴实又坚韧不拔的美好品质倾注到文学创作中,写出了很多优秀作品。请谁题写书屋呢?万伯翱首先想到了著名作家李準。因为万伯翱在黄泛区农场时,李準下放到离农场仅有十多里的西华县西夏公社屈庄劳动。万伯翱喜爱文学,就到屈庄探看李準,后来李準也到农场“回访”过万伯翱,你来我往,两人慢慢就结下了深厚的情意,成了“忘年交”。所以万伯翱这次一张口,李準就欣然题写了。

后来,韩美林、吴祖光、范曾、王成

喜和崔如琢等诸多的书画名家知其根源后也纷纷为万伯翱的小屋题写“莘花书屋”。中国书画名誉主席沈鹏还特加过一段题跋:“伯翱同志1962年下乡务农,昼夜操劳于果园,怀其十年青春磨砺,故称其书房名也!”

在这间“莘花书屋”里,万伯翱先后写出了多篇反映黄泛区生活的作品,其中《高队长》《张队长》《猛张飞》《爬山虎》等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并结集出版了《五十春秋》《六十春秋》《生命的绽放》等散文集。在这些反映黄泛区生活的作品中,有对当年劳动生活的回忆,如《魂系黄泛区》;有对农场职工的热情礼赞,如《高队长》《猛张飞》等;有对同在黄泛区劳动的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的深情追思,如《你,一颗划破夜空的流星》;有对当年下放黄泛区农场的原公安部副部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近山将军的形象刻画,如《硝烟散尽英雄》。即便是在反映其他内容的文章中,作者也多次提到他在黄泛区农场十多年劳动生活对他的人生产生的极大影响,提到他与职工的交往、感情,提到这段经历对他成为作家所起到的作用。如他在《石榴花红访帅师》一文中,讲到拜见贺老人在周口市薛明炳时

说的一段话:“在农场我学会了很多东西,知道了劳动人民创造财富的艰难和他们的吃苦耐劳、识大体又实事求是等许多优良品质。我学会了自力更生,同时还学习了劳动人民丰富生动活泼的语言。”再如,作者在《空中小菜园,瓜果也飘香》中写道:“我在河南黄泛区黄土地上,当过十年知青,点豆种瓜,植树造林,都不在话下。就因十年农活的磨炼,见此情景,我心动手痒。咱25层也一定要有植被。种什么?种花种树?还是种点蔬菜瓜果吧!又好香又实惠嘛。”

作为万伯翱“第二故乡”的一个文学爱好者,笔者曾近距离体验了万伯翱的平民情怀。温文尔雅、厚道朴实、为人谦和、平易近人,从不以高干子弟自居,这就是万伯翱给我的深刻印象。2013年,拙著《黄泛区的足迹》出版,他还在百忙中撰文作序。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莘花书屋”主人万伯翱浓重的黄泛区情结。



周口记忆

关帝庙传奇故事之四

关帝威震小鬼子

□ 王爱民

以后的年代里,周家口曾屡遭兵燹战乱,关帝庙均深受其害。光绪十五年(1889年)7月,钟鼓楼毁于大火。后来,山门、照壁等建筑均遭到毁坏。现在的关帝庙前门,比着当时已经缩短了很多。

1944年5月,豫东沦陷,日军从漯河进犯,占领周家口后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同年8月16日,日军扒开南寨沙河堤,淹没街道30多条,房屋6000多间,

淹死冲走老百姓200多人,致使商水、项城、沈丘秋庄稼颗粒无收。周家口关帝庙也未免劫难,楹联匾额、门窗窗扇有的被日寇付之一炬。现存石牌坊、春秋阁廊柱石雕对联,大火烧不烂,才幸免一难。日军指挥部设在关帝庙。日本人喜欢洗澡,日军指挥官吉野大佐一次命日本兵为其烧水洗澡。日本兵在关帝庙大殿前支起大锅,架上劈柴。大火熊熊,劈柴全

部烧光,但水仍未烧热。日本兵见大殿檐下及立柱上有很多透雕,雕有“凤凰牡丹”、“二龙戏珠”、“福禄博古”的图案,想用这些透雕当柴烧。谁知刚刚用刺刀挑下几块,大殿旁拴着的几匹战马忽然惊了,前蹄腾空跃起,“咳嗽”惊叫。随后,一阵狂风,把刚才还熊熊燃烧的大火一下子吹灭了。日军指挥官吉野是个中国通,他知道士兵的不规,惹怒了关帝神灵。忙集

合日军士兵在殿前跪拜,祈求神灵宽恕。并下令日军指挥部撤出关帝庙,移至南岸的西顺河街东口(原川汇区政府前面)。日军在周口期间,曾经毁坏的建筑物不计其数,包括清光绪年间建造的具有江南园林风格的古建筑群黄杏樵别墅。一年之后的1945年8月,日军在关帝庙大殿前举行投降仪式,向中国军队交出了全部武器。



乡村老井水味儿甜

□ 王天瑞

这篇小文,我是想说水井的,在没谈水井之前,先说个“喜鹊吃西瓜”的故事。一年夏天,我回黄村,突然发现,黄村周围的西瓜地里,满是挺立的草人,满是飘舞的红橙黄绿青蓝紫的塑料袋子。这是干啥呢?乡亲们告诉我,这是吓喜鹊哩。近三个月,天大旱,坑塘沟河都干了,喜鹊渴极了就飞到地里吃西瓜,任凭草人、塑料袋子威胁恫吓,仍然照吃不误。于是,满地西瓜蛋子被糟蹋得一片狼藉。喜鹊知道,不吃西瓜就渴死,由此可想,鸟儿离水没法活,人们离水岂不更难生存。

在古代,人们都是“逐水而居”,都是居住在有水的坑边、塘边、沟边、湖边、河边、江边,生活地域很狭窄。自从人们发明了井,生活的范围就扩大了,无论迁徙到哪里,只要打眼井,就能居住、生活、劳动、繁衍生息。不是说靠水吃水吗?其实,靠井也能吃水。

豫东平原上,大多数村庄都是一村一井,井的模式也相似。井身是竖筒,圆形,直径1至2米。井深10至20米。井壁是砖头砌成的。井底有泉眼,井水从泉眼里汩汩流出。井台有的是圆形,有的是方形。

黄村是个椭圆形的大村,南北长一里多路,竟有5眼井,分布在村的四角和中心。我曾在中心井边问过一位白胡子老爷爷,这5眼井都是啥时候打成的?白胡子老爷爷说,他也曾问过他的爷爷,他的爷爷也不知道这些井是啥时候打成的。因为这5眼井很老、很古,所以人们都习惯叫它“老古井”。

老古井,很深,水很旺,大旱之年也没有干过,坑塘里的水都干了,它也不干。老古井的水,冬暖夏凉,细品品,甜丝丝的。夏日正午打出的井巴凉水,喝上一瓢,身上的汗立马散去。即便经常喝生水,也没听说谁闹肚子。傍晚挑两桶水回家,洗洗脸,抹抹澡,深感周身凉快。村里要有谁家操办红白事,买了肉怕坏,那时候也没有冰箱,就用绳子把肉拴住,吊到井里水面上,既防腐,又保鲜。还有人头天晚上把西瓜吊到井里,第二天捞出来吃,那滋味真叫一个爽。老古井,莫不是天然冰箱。冬

天早晨去打水,老远就看见井口冒热气。晚上打出的井巴温水,淘红薯,洗萝卜,也不觉得凉手。老古井的水,很神奇。当水由清变混,那是要刮风。当水向上涨,那是要下雨。当水向下落,那是要天旱。人们走到井边看看水,比

听天气预报还准哩。记得,我跟随大人去打水,用钩担钩住水桶下井里,无论怎么摆,水桶总在水面漂,就是摆不倒。大人告诉我,水桶下到井里后,先要有节奏地左右摆钩担,使水桶跟随钩担左右摆,然后把钩担向下猛一送,带动水桶翻个底朝天,咕咚一声扎水里,紧接着再猛地提起钩担,又把水桶带个口朝上,水就灌满了,最后拉起钩担,一把一把地倒,把水桶提出井。我经反复练习,终于学会了打水,心里比夏日喝井巴凉水还欣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老古井的水,养活黄村人,养活着一代一代又一代的黄村人。黄村人能以涌泉相报吗?能以更虔诚的心情和行动养护它吗?村民们自动组织小分队,拉着架子车,步行数百里,到豫西大山里运来青条石,在井口周围砌成结实而又漂亮的井台,以防浊水流井里,以防草木刮井台,以防禽兽掉井里。

尤其几年一次的淘井,更像一场养护水井的重大战斗。战前,由村里权威人士召开动员会,进行人员分工,组织兑砖、兑面、兑菜、兑烟酒,因为淘井那天,所有参战人员,无论男女老少,还要集体吃一天大锅饭。战斗开始了。在井下,下井人淘井水、挖淤泥、修井壁……紧紧张张。在井上,摇辘轳的、拉吊绳的、和石灰的、运砖头的、改污水的、拉淤泥的、准备换班下井的……风风火火。我也曾参加淘井,不过,仅仅是个编外勤杂工,只能端茶倒水递烟酒。战斗结束了。井水洁净,井壁整齐,井口漂亮,老古井焕发青春,活像蓝宝石在村中熠熠闪光。

青龙治水。这是黄村人的信仰习俗。春节过后,村里人就开始张罗,用竹竿、柳枝、青麻编织“鳖山”。正月十五那天夜晚,各家各户吃过饺子,就挑着灯笼,赶到水井边,把自制的彩色油灯摆在“鳖山”上,然后就上供、烧纸、放炮、磕头,祈求风调雨顺,祷告家和事兴。水井旁,整夜灯火通明,人影绰绰。

当我在北国南疆奔波几十年后,一年春天回乡探亲,不由愕然。我向乡亲们打听那5眼老古井咋都没了?有人就笑,老古井早就填住了,那些地方早就盖成二层小楼了。乡亲们纷纷告诉我,压杆井好多哩,省时、安全、卫生,压出的水清澈、洁净、甜美……我愕然若失!

仰韶文化彩陶罐,1986年周口烟草仓库遗址出土,现藏周口市博物馆。该器物呈圆形,直口,高颈,尖唇,折肩,腹下折收成平底,肩部饰有水波纹,纹饰古朴流畅,富有动感。这种纹饰是古人逐水而居,对河流长期观察而得出的印象,随后将其彩绘在陶器上。它像一曲远古时期悠远的袅袅之音,给我们留下了远古文化律动,彰显着永恒的原始艺术张力,至今仍令后人由衷感叹。

(周口市博物馆 周建山)

张振福陶瓷作品获中国“大地奖”

本报讯(记者 王朝辉)日前,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轻工消费品展览会暨第五届中国陶瓷文化艺术创意设计精品展览会上,我市泥塑大师张振福《抱酒坛的少女》和《小伙伴》两件作品获得了中国陶瓷作品“大地奖”银奖和铜奖。

中国陶瓷文化艺术创意设计精品展览会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陶瓷、日用陶瓷、装饰陶瓷和礼品陶瓷等,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陶瓷工业协会联合举办,每年举办一次。“大地奖”是中国陶瓷界最高水平的奖项。该活动吸引了全国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及港澳台地区的工艺美术大师参加,有2000多件作品角逐。河南省非遗传承人、河南省钧瓷行业协会副会长张振福获得大奖。

据张振福介绍,他创作的陶瓷作品既保留了泥塑乐呵呵的劳动人民形状,又融进了钧瓷窑变的神奇艺术特征,继承和发展了陶瓷艺术,开辟了陶瓷艺术发展的新时代。据了解,此次创新之举为张振福先生独创,一经面世就得到观众和评委的一致好评。

